幽兰清香

■陈旭滨

今年阳台上的小苍兰迟迟不开花，颇让人失望。当我不抱希望时，就在清明节前夕，小苍兰竟然含苞怒放，清香可人。难道兰花儿也会择时吐花怀念婆婆？

小苍兰，又名“香雪兰”，株态清秀、叶若兰惠，花似百合、芳香馥郁，婆婆一直很喜欢它。

小苍兰是婆婆生前从一位兰花爱好者那里要来一些球茎进行种植的。每年10月，婆婆会翻出贮藏在花盆底下的小苍兰球茎，盖好新土，浇水施肥，细心呵护。春节前，花儿绽放，香气浓郁醇正，满屋清新舒畅。

婆婆是位平凡的家庭妇女，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温柔善良、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宽容大度、自尊自爱。她这一辈子都过着极普通的生活：生儿育女、相夫教子、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她一生都围着家庭转，家是她的工作中心，家人是她的工作对象，日夜操劳是她的工作时间，微风细雨是她的工作方式。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家风良好，儿孙争气，家庭成员在各自领域都有不俗表现。

昔日，夫君家因兄弟姐妹众多，日子过得艰难，公公一人工作，难以解决全家温饱问题。婆婆贤惠持家，经常给人清洗衣服赚点小钱贴补家用，才把这个大家庭支撑下去。在粮食紧缺年代，婆婆常背着家人不吃早饭，饿倒生病了才被发现这个秘密。

婆婆养育过很多孩子。不仅含辛茹苦抚养自家一大帮儿孙，还带大邻居家的许多孩子。她的细心耐心与丰富的育儿经验闻名遐迩，受到街坊邻居的赞赏。婆婆年过花甲后，还有双职工邻居央求她代养孩子。家人劝婆婆别再太辛苦了，婆婆还是应允下来，说别人有困难就尽量帮人一把。婆婆的乐善好施，与人为善，被邻居们尊称为师母。

婆媳关系是天下最复杂的关系之一，多少人为此焦头烂额；多少家庭为此闹得满城风雨甚至分崩离析。我很敬佩婆婆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她对6位儿媳总是大度宽容、关爱有加，大家庭和谐相处，如浴春风。

晚年的婆婆儿孙绕膝、生活安宁，物质富足但节俭习惯一直未改。不铺张浪费、不穿华丽的衣裳、不戴昂贵的首饰，这是她的生活原则。2009年婆婆突然脑出血，医院抢救需取下她身上的金属饰品，检查全身却只卸下两枚发卡。可惜那次的全力抢救，终究没有挽留住婆婆，老人的生命列车就此开到终点站，享年87岁。那两枚普通的发卡成了婆婆留给我唯一的纪念品，成了恒久的念想。

婆婆喜爱兰花，老屋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兰花。兰花淡淡幽香，朴实低调，不争不恼，宛如我婆婆。“幽兰香风远，惠草流芳根”。兰花幽香不及千里，却弥漫空谷，芳草慧根不可永存，却碧绿连天。婆婆像兰花一样散发着幽香，又像芳草一样奉献着翠绿。

婆婆走了，老屋无人居住。夫君把小苍兰带回新居，每年10月开始翻种，春节前后花香满屋。夫君的年年坚持，是一种思念，也是一种寄托。

“婀娜花姿碧叶长，风来难隐谷中香。”每当我想起婆婆，便有悠远的幽香从心底飘来……

莫负相遇

■胡晓霞

前不久，上午4节课外加一个早自修，连续作战，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放学后到学校食堂用餐，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芥菜饭顿时暖胃暖心，勾起美好而珍贵的回忆……

在我家南门三期五楼老房隔壁，住着一对慈祥乐观的老夫妻：阿菊阿姨和锦春叔叔。我们两家共用一扇铁栅门，亲如一家人。

以前学校没有食堂，师生都是回家吃饭。隔壁阿姨和叔叔便经常说，如果下班迟了，就直接去他们家吃便饭。

特别是每逢农历二月初二那天，我中午放学回家，开铁栅门声音一响，阿菊阿姨总是应声捧来一海碗色香味俱全热热的芥菜饭，锦春叔叔也总是乐呵呵站在一旁催我趁热吃了。原来，两老人饭吃得早，却一直在锅里热着菜饭等我回家。我把那一大碗饭接过来，他们也便安心地午睡去了。

尽管中午只有我一人回家用餐，但阿姨盛的那碗饭却足够晚饭才回家吃的先生与女儿也美美地享受到。

每一年，我往往是吃到了他们家的芥菜饭，才知道又到二月二了。就这样，在老屋居住的9年里，备受呵护，如同生活于父母身边般。

后来，我们搬家了，搬到了安阳新区。而不会开车的两老人还一路问过来，特地来我们新家看我们，并千叮万嘱让我们常回老屋看他们……

后来，听说阿菊阿姨满头银丝了，锦春叔叔生病了……

再后来，听说锦春叔叔去世了，阿菊阿姨也卖了老屋，搬去与儿子同住了……

那期间，我先生时不时去看望他们，也去送了锦春叔叔最后一程。而我，只在内心记挂着、默念着他们。我想，工作忙不应该成为理由，于是，常常因此内疚……

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也许并不觉得特别怎么样，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另有深意。像这样的柔软时光，我实在舍不得忘记。

没有什么能敌得过时光。18年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丽年华，自己也差不多到阿姨与叔叔当年的年龄。

朋友、同学、同事、邻居、亲人，终有一别，莫负相遇。因为，很多美好，一旦擦身，永不邂逅。

谨以此文，悼念锦春叔叔，祝福阿菊阿姨！

再寄哀思

■金洁

曾经，清明只是一个普通的传统节日。而今，清明于我是闻之断肠的伤心日子。往事历历，不堪回首。明知一味忧伤不是最好的怀念，于是也曾试着忘却，却总是适得其反。多少次，不灭的思念泛滥成灾。多少年，刻骨的伤痛挥之不去。去年清明节，我在《思念姐姐》一文中写道：或许，曾历经最深绝望的我，真的开始走出痛失姐姐的阴霾了。然而，今年清明节，站在姐姐坟前，我照例号啕大哭，不能自持。放下，想开，似乎是自欺欺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恍惚间，又忆起姐姐在世时姐妹仨的快乐时光。那时候，我们都已嫁人，但还是经常黏在一起，时不时嚷嚷着“开会了，开会了！”其实并不是真开什么会，而是把各自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轮番试穿，然后笑着闹着，亲密无间，其乐融融。而更多时候，我们总是凑在一块儿，聊着家庭和孩子，开心而温暖，并且一遍遍想象着等我们老了会是怎样的情景。哪知还没来得及变老，姐姐就匆匆去了天堂，从此留给我们的是一份残缺而遗憾的亲情。

姐姐走时，外甥才18岁，还没成家立业。如今，14年过去了，缺少母爱于苦难中成长的外甥已为人父。今年清明节，外甥带着媳妇和儿子，去给姐姐扫墓，告慰姐姐在天之灵。姐，你听到孙子叫你“奶奶”了吗？你感受到了这份血浓于水的天伦之乐了吗？

再过几个月，定居意大利的外甥女结婚，妹妹邀请我和哥嫂参加婚礼。那天，妹妹跟我微信聊天时叹了口气，幽幽地说：“要是姐姐健在的话，我们趁这次机会一起游欧洲，那该多好啊！”我听了，即刻泪流满面。那年妹妹出国时，姐姐正处病中，我和妹妹抱头痛哭，然后妹妹叮嘱我要多去看看姐姐，我嘴上应着，心里想着，可终究忙于生活和工作而忽略了对姐姐的关心和照顾，至今想来仍歉疚万分！

往年清明节，还没到姐姐坟前，远远的我就哭得稀里哗啦，从未仔细看过姐姐那块长眠之地。这次竟意外发现，姐姐的坟墓不知什么时候因台风侵袭而破败不堪了！生前没能好好享受，死后安身之处这般寒酸？！尽管我知道人死如灯灭，所有念想与幻想都无需再提起，但面对这样一种难言的凄凉，我还是几近崩溃！“马上进行修缮！”我戚戚然抛下这句话，差点晕厥过去。

回到家里，思绪难平的我在朋友圈发了微信：“又是一年清明到，千言万语浓缩在16朵黄色的菊花里，天堂里的姐姐，你收到我的浓浓思念了吗？”妹妹说：“肯定能收到，虽然阴阳相隔，思念总是相通的。”闺蜜说：“此生缘已尽，来世再续情。”只愿她们的话是真的，来生，让我们带着骨肉相连的思念，再做姐妹！再做姐妹！

哭别秋香

■谢鹤萍

白秋香是我50年前小学同班小学。小学毕业后，我失学；她初中毕业后，放弃就业机会去了黑龙江大兴安岭。从此，彼此音讯杳无，失去联系。许多年后，不想有一天在菜场邂逅，两人激动地相拥相抱，叙旧。由于同住一个小区，每每在菜场路上相遇，彼此都有讲不尽的话。

记得孩提时，因家里穷，自来水舍不得粗用（洗刷），就要去近处万里桥下取河水。我家虽多兄弟姐妹，但遇抬水，个个都推脱，都偷懒。秋香与我很亲近，经常主动帮我干这干那，抬水是重头戏。有时以为一桶一桶抬太慢，就两个水桶一起抬；她怕我个小，都把满桶水往自己身边靠近。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真不知如何感谢她才好！

那时，父亲因家境不佳，脾气急躁，看见一群小姑娘咿呀呀上门来找我玩时就不耐烦，粗声粗气责备我，但他看见秋香来就直夸她乖，欢迎她。不久，秋香一家人搬走了。我虽已失学，后来也去她家玩过。她母亲煮了一大碗香喷喷的面条让我充饥解渴。我深知这碗面承载了我和秋香的姐妹情，至今难以忘怀。

秋香为人慷慨。10余年前，接到我女儿婚宴请柬后，兴致勃勃上门送上千元红包示贺。我认为重在交往，不在乎“人情”多少，于是，好说歹说硬摁回500元，才得以自慰。女儿婚宴后，我又邀请姐妹们与她来家欢聚。那天，她举杯十分感激地说：“与我交谊40年，来之不易。”其声情溢于言表。众客都随着“银铛”声响，一齐干杯。过些日子，秋香一脸灿烂给我送来喜糖，原来是她儿子订婚了。她说，终于很快要抱孙子了！我由衷地祝福她！

后来，得知她得了绝症，我去看望她。在交谈中，她依然乐观，只是因儿子婚宴迟迟未摆，坦露一个慈母的牵挂和忧戚。正因为这样，我一直在心中静静期待着何日赴宴的信息。等啊，等啊，我终于等得不耐烦了；确切地说，我在冥冥之中，有了不祥的感觉。先是给她去宅电。接电话人是她儿子，缓缓地说，她去远门了……未等我细问，对方撂了话筒；听后，我心里直打鼓，但始终不敢相信残酷的事实。

后来，我路遇其兄嫂，才惊愕秋香果然已离人世！噩耗使我耳不忍闻。回家后，我六神无主，茶食无心，泪水刷刷不止，只觉得欠她的情，永远不能偿还；也自责自己太背时，未能为她远去而送上一程……我只怪天道不公，她连梦寐以求的孙子都还来不及抱呢！实在让人哀泣不已！